

吳醫彙講 十卷

吳醫彙講卷六目錄

康作霖

三皇藥王考

顧祖庚

脈訣正訛

三焦論贅言

認疫治疫要言

何桂巖

趨庭雜記

計四則

劉九疇

辨醫書音義

計三則

夏月忌枳說

翁壽承

喜傷心 恐勝喜解

恐傷腎 思勝恐解

思傷脾 怒勝思解

怒傷肝 悲勝怒解

憂傷肺 喜勝憂解

陶厚堂

百合病贅言

百命齋

Vertical text along the left margin, likely a library or collection identifier.



吳醫彙講卷六

長洲唐大烈立
三民纂輯

吳門汪元軾正希氏叅訂

康作霖

名時行號竹林園學生松江婁縣人遷居蘇城王天井巷年六十八歲歿於乾隆壬辰此稿係高弟周泰來付梓泰來名稷卽住先生故宅

三皇藥王考

自古三皇畫卦而分陰陽辨藥而作本草論病而垂內經吾醫開教於三墳至今尚讀其傳書內而醫院外而醫學並奉為主祀列入條編者也至唐而有韋

氏名訊道號慈藏者施藥濟人世人共仰爲藥王醫
史可考則是藥王之距 三皇已隔唐虞夏商周秦
漢晉及南北朝十餘代矣今有無知僧道以藥王之
像塑爲卉服與 神農之像無異藉以通書所載每
年四月二十八日藥王誕之語影射混淆惑人酬欸
以致庸俗之人誤稱 三皇爲藥王殊爲可笑查
定禮科則例現載

脚先醫廟奉 三皇於南向配勾芒等四位於東西向
又分列僦貸季等二十四位於兩廡由上古而遞次

及唐藥王韋慈藏現與啓元子王冰東西對列則例
彰彰吾醫之有三皇猶儒者之有孔子也若夫
藥王較之程朱諸子尚有間焉譬諸范歐諸儒庶幾
相近今以若賢若神之號而與開物成務之大聖人
相混褻慢甚矣故特考而辯之

卷之八

...

...

...

...

顧祖庚

名彭年號雁庭國學生住郡城宮巷

脈訣正訛

四言脈訣始自崔紫虛嗣後校者纂者頗多迨至明季李士材醫宗必讀中之所著固爲盡善而亥豕之訛尚有未正 彭也 不才謹陳管見以俟 高明鑒定

脈形主病節

沉弱陰虧句陰字誤刻當作陽字蓋沉弱皆

陰脈有陰無陽豈非陽虧況上文有浮濡陰虛句是此句之緊對面爲可徵也註中卽作陰字解乃因訛

承誤

奇經八脈節 尺外斜上至寸陰維尺內斜上至寸陽維句

註中以二脈分左右恐未必然李瀕河云陽維起於諸陽之會由外踝而上行於衛分陰維起於諸陰之交由內踝而上行於營分所以爲一身之綱維也旣爲一身之綱維何得以左右分言之且言經位仍以三焦列於右尺小腸列於左寸與所著脈法心參之三焦分列三部小腸列於右尺之論自相矛盾此亦有訛

五臟本脈節 腎在左尺沉石而濡句字必有訛按訣中曰

浮小爲濡又本集脈有相似宜辨篇中曰濡與弱皆
細小也濡在浮分重按卽不見也弱主沉分輕取不
可見也如此則濡脈不得與沉脈並見而此處又何
以並稱耶考諸內經云平腎脈來喘喘累累如鈎因
思而濡二字形似喘喘二字所以誤刻當作喘喘讀
之但久訛莫正此何故耶豈因喘喘義奧庸淺投錄
反以喘喘爲誤而改之繼而藟藟悅口習焉而不察
耶抑因濡字有奕音從來賢哲止作奕音讀之卽作
奕字解之而不作脈名則於脈義似乎不犯所以未

之或按耶然既有濡脈而此又以非濡脈之濡字混
滑不清恐不足以教天下彭反覆推敲終不若以內
經喘喘二字易之非惟不與濡脈相混而與形容胃
氣之義較濡奕二字更爲超妙也

右尺相火與心同斷句疑有衍文蓋兩尺皆腎部也
內經於中附上上附上皆言左右而於尺則獨曰尺
外以候腎並不言左右可見兩尺皆腎一定之位右
尺既亦屬腎脈亦宜同左尺之沉香矣若與心同則
上文心脈是浮大而散豈此腎部亦浮大而散乎或

曰心字乃腎字之誤當作右尺相火與腎同斷其理
固通但相火位居命門正中不偏不倚不過驗脈之
法附於右尺其脈自宜以腎爲主相火爲附若讀作
右尺相火與腎同斷則文法倒裝主客不明愚意不
若直貫之文作右尺亦腎相火同斷讀之方見得右
尺亦屬腎部其脈自必同於左尺之沉石喘喘矣不
過較其大小有力無力以徵相火之衰旺故曰同斷
耳

三焦論贅言

嘗讀難經叔和啓元諸大賢三焦論皆謂有名無形
又讀靈樞經曰密理厚皮者三焦厚粗理薄皮者三
焦薄勇士者三焦理橫怯士者三焦理縱則似乎有
形矣及觀李士材曰肌肉之內藏腑之外爲三焦亦
無形也而士材又以無形爲誤而以靈樞之厚薄縱
橫如霧如漚如瀆以徵其形則三焦究屬有形耶無
形耶謹贅一言以辨之夫三焦者卽胸膈腹內三空
處也諸大賢皆謂有名無形者所以別其不同於他
藏他腑之自具一形耳非曰無形卽無其處正欲指

空處故曰無形也靈樞謂厚薄縱橫者卽借胸膈腹
之腔子裏面爲言非另具一形而爲厚薄縱橫也經
又曰如霧如漚如瀆而中焦又有作如瀝者蓋卽指
胸膈腹內空處之水氣爲喻如果有形則霧乃氣聚
有時而散漚爲水泡時起時沒瀝是餘滴可有可無
皆無常形豈可比之上中二焦乎至於下焦如瀆者
亦不過以溝瀆中水道比下焦之水道非以溝瀆之
穀子相比較也卽士材所謂肌肉之內藏腑之外雖
有其處原無其形何反以無形爲誤豈其意以既有

其處卽不得謂之無形耶然處與形不同有其處內
經所以云云無其形諸賢所以定論先聖後賢言似
異而旨實同也惟陳無擇言有形如脂膜疑未妥協
蓋脂膜乃身中原有之物三焦之形如之則又一層
假脂膜也假脂膜與真脂膜其何以辨哉故敢謂其
未妥

認疫治疫要言

疫癘之證病家每每忌諱醫家故不明言然口雖不
必明言心內還須認清若認之不清不但用藥無効

而且開口便差認疫若何於聞見中但有兩三人病
情相同者便要留心留心若何病有來踪去跡怪怪
奇奇傳變遲速不近情理較諸正傷寒風溫溫熱濕
溫暑暘等門迥乎大異者卽疫也脈證不必大涼而
服大涼之藥似有害而終無害者卽疫也脈證可進
溫補而投溫補之劑始似安而漸不安者卽疫也

治疫之法總以毒字爲提綱憑他如妖似怪自能體
會無疑君如不信試觀古今治疫之方何莫非以解
毒爲主吳又可之專用大黃非解毒乎張路玉之醋

喜人中黃而以童便配葱豉爲起手方非解毒乎葉
天士之銀花金汁必同用非解毒乎至於犀角黃連
生甘草等味十方九用非解毒乎故嘉言喻氏有要
言不繁曰上焦如霧升而逐之佐以解毒中焦如瀉
疏而逐之佐以解毒下焦如瀆決而逐之佐以解毒
觀其旨上中下則有升疏決之異而獨於解毒一言
叠叠緊接不分彼此豈非反覆丁寧示人以真諦也
哉

何桂巖

名國棟號蓼齋曾在吳縣醫學訓科世居
兔子橋此趨庭雜記係錄令先嚴心逸先
生所論心逸名璉號漱萬年
五十五歲歿於乾隆庚子

趨庭雜記

憶余少時嘗讀內經云肺藏魄肝藏魂又云肺主氣

肝主血夫既清陽之氣歸之於肺濁陰之血歸之於

肝又何以清陽之魂不歸於肺金濁陰之魄不歸於

肝木哉以是析疑於先子先子曰噫汝之愚也然亦

不可無此一問蓋人法天地稟賦陰陽先天皇極乾

南坤北離東坎西是以東離日府反藏庚位之金雞

西坎月宮又賴甲方之玉兔金中有木木中有金金
情戀木木性戀金是天地沖和之道也肝兪肺鬼更
何疑哉

相傳孫思邈有降龍伏虎之說余問於先子先子曰
此亦當時之寓言耳蓋今之肝氣橫逆脇痛嘔惡目
張痙厥非猙獰之逆龍乎而肺氣不宣喘急痰壅便
溺俱無非猖狂之猛虎乎當此之際有慧心明手一
劑而其病如失是卽思邈之降龍伏虎也子輩讀書
由此說而隅反之自可日進於高明矣

竊怪今之人學術未精每咎於藥品之未醇或嫌膠
之不陳或憎連之非川用桂無交趾之產用朮難於
邑之真諉辭卸責不知上古之世衣服宮室尚有未
全金石草木之品豈如今之悉備耶然古人未嘗不
治人也且醫之有藥猶繪事之有色也青黃赤黑色
之常也而淡紅微翠嫩綠嬌黃乃繪家均合之巧寒
熱溫涼藥之範也而大小緩急奇偶輕重亦由醫者
配合之微妙耳嗟乎可以醫而不如繪者乎

讀素問五運合化之理有黃氣橫於甲巳白氣橫於

乙庚黑氣橫於丙辛青氣橫於丁壬赤氣橫於戊癸
余潛心讎對難以自明及讀天元開文有丹天之氣
經於牛女黔天之氣經於心尾蒼天之氣經於危室
柳鬼素天之氣經於亢氏昴畢元天之氣經於張翼
婁胃因以張介賓所繪運氣圖玩索之始悉天干與
二十八宿所處之向所合之位讀時雖少開筌塞然
其合化之根源一定不移之法則尚難胸中明轍確
乎無疑由是問於先子先子曰天下之事不出乎五
行而河圖爲五行之祖今爾以合化之所以然而欲

遡流窮源蓋以河圖思之也夫河圖之數一與六合
二與七合三與八合四與九合五與十合試屈指天
干之次第甲數居一巳數居六乙數居二庚數居七
丙數居三辛數居八丁數居四壬數居九戊數居五
癸數居十卽河圖生成之數土爲萬物之母故以爲
首而相生合化也此至簡至易之事而人多未有悟
及者也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劉九疇

名天錫號炯泉
住閭門外河田

辨醫書音義

傷寒書有噫氣不除句今人以噫字讀作依字聲者居多因四書註噫心不平聲也但此噫氣田中氣不和胃氣上逆與心不平聲義不合攷字典音於介切應讀隘字之去聲爲是

脈訣二十八脈內有濡脈註云與爛綿相似今人讀作如字聲者居多然非濡滯之義攷字典濡字有而囚如柔奕五音莊子有濡弱謙下爲表句與奕字之

義頗合則此濡脈宜讀奕字爲是

痺者閉而不通之謂也字典兵糜切音秘今人多念作避字聲者非

夏月忌枳說

枳殼枳實皆破氣之品夏月乃熱傷氣之令二藥非宜故暑濕熱三氣門方中惟陽明實滿不得不與承氣湯者間有用之其餘皆不用此古人製方之意若有不謀而合焉今人未能體會每於暑熱之時任意用之是何讀古人書而漫然未覺耶或曰枳不宜於

夏令檳榔尤甚矣余曰不然夏月之邪三焦受者居多非檳不達故爲要藥枳不能通三焦故爲時令之禁

校級提質皆破此之品及月乃受其五之令二與
故書編然二氣均古中提或為書無二不存不與
茶參茶譜自用之其候首不用此者入製方之意者
參茶餅不黏結法要藥味不抽區三無結法餅合之
是謂餅法甚矣余因不然買民之派三餅受香風

翁壽承

名介壽號南軒曾任吳縣醫學訓科任珠明寺南

喜傷心恐勝喜解

心有所樂謂之喜何反謂其傷心哉凡人之氣以乎
爲期不及者病過者亦病經曰心藏神神有餘則笑
不休試卽以不休二字味之乃樂之過而失其正也
當此樂以忘憂之際有放心而不知求其心所藏之
神不亦因之而渙散乎至於恐能勝喜其義維何蓋
喜爲心志恐爲腎志水能制火旣濟之道也抑更有
顯而易見者人當極喜之時適有恐懼之事猝然遇

之莫不反喜爲憂者惟以喜之情緩於恐而恐之情
急於喜也是僅以水火尅制之理言之或近傅會而
不知勝復之道本乎人情實有沒相印合者

恐傷腎思勝恐解

恐爲腎之志何卽傷腎乎蓋腎者主蟄封藏之本喜
靜而不喜動恐則氣下偏能動之如張子和云恐氣
所致爲骨痠痿厥爲暴下清水爲陰痿爲懼而脫頤
凡此諸症非皆傷腎之明驗歟若善思者處此卽非
常臨之自有定識豈得以恐懼搖其意見哉況思慮

之志出乎脾以思勝恐亦卽以土制水論情論理亦
適符也

思傷脾怒勝思解

脾志思而肝志怒木能尅土此其理也而曰傷曰勝
義亦顯明岐伯曰思則心有所存神有所歸正氣留
而不行故氣結矣蓋脾處中州而屬土喜健運而惡
鬱結思則氣結故曰傷也況思雖爲脾志而實本乎
心心者脾之母也今以多思而心營暗耗母氣旣虛
則所以助脾者亦寡矣若夫怒可勝思不言而喻嘗

見人熟思審處之時忽有拂逆之加一朝之忿無不爲已前此之思之弗得弗措者至此而無暇計及矣此無他亦惟人之常情有緩與急而已矣

怒傷肝悲勝怒解

肝爲木臟欲散而苦急經曰肝氣虛則恐實則怒又曰怒則氣上夫以將軍之官至剛之臟復以嗔怒而助其氣是急也非散也故曰傷也若夫悲者有所哀痛而然也經曰悲則氣消則當氣逆之時適以此消氣者值之謂之曰勝誰曰不然○或曰四志所勝皆

與五行尅制之理合茲怒爲肝志何獨非肺志之憂
勝之而云悲勝怒乎蓋喜怒哀憂思悲恐驚其情有七
而五臟止有五志故遺去悲與驚二者以悲與憂相
類皆屬不遂其心也驚與恐相類皆有所怯也惟悲
之情較急於憂故其勝怒爲更切耳由是觀之卽謂
之憂勝怒亦何不可

憂傷肺喜勝憂解

肺爲氣主忌乎曠鬱經曰憂愁者氣閉塞而不行是
憂能傷肺之由也至於喜可勝憂其義何居亦考諸

岐伯曰喜則氣和志達營衛通行故氣緩矣則以閉
塞者而和緩之豈不得謂之勝乎然亦更有顯明者
凡人有所憂愁每多胸膈不舒適逢歡快之事即可
情懷開曠此尤情性之常寧獨火可勝金而已哉

陶厚堂

名宗暉號楚庭
住和豐倉前

百合病贅言

此症行止坐臥皆不能安自朱奉議以爲傷寒之變
證後之註金匱者或言屬氣或言屬血論說紛紜余
竊以爲皆未中肯夫百脈一宗悉致其病乃本乎心
神渙散也心主脈故心病而脈爲之皆病矣惟其心
神渙散故下文常默默不能食不能臥不能行數句
無可奈何之態皆所以形容百脈悉病之語未經誤
治病情如是者乃爲此病之正故用百合而加生地

黃汁顯爲五志之火消爍心陰於是以此救之經所云津液相成神乃自生之意也此外因誤治之變而隨症治之如金匱所立數方亦不過畧舉其槩以令人隅反設未用汗吐下三法而曾或寒或熱或補或瀉之藥以誤治者治法亦宜權變惟在法古者之引伸觸類耳趙以德衍義云病多從心主或因情欲不隨或因離絕菀結或憂惶煎迫致二火鬱之所成最爲切當惜其有見及此而未明言心神渙散之故註中反雜以熱毒瘀血等解殊爲白璧之瑕昔張路王

治孟端士太夫人此病用生脈散加百合茯苓龍齒
稍兼黃連而病愈蓋以百合攝神之法而推廣之洵
爲能讀仲景書者矣第安神之藥不一而專取乎百
合者因其形像心瓣瓣合抱取其凝合渙散之心神
由是而百脈皆利矣嘗聞中吳紀聞云百合乃蚯蚓
所化張路玉亦曾親見於包山土罅中有變化未全
者大畧野生百合蚓化有之夫蚯蚓性動而專通經
絡及至變而爲百合則由動而靜由散而合用爲主
治卽此意耳且百脈悉病則病變百出非經文數病

之所能盡設或症不盡合乎經文而遇病態類此者亦宜體會其意而推測之不可泥定下文數症也當明欲食不能食等句乃無可形容之辭病爲神病而難以形容醫者亦須神會而非語言文字之所能罄者矣景岳云無形者神也變幻倏忽換回非易引經文粗守形上守神二句而歎安得有通神明而見無形者與之共談斯道哉旨哉是言也向來註者多以百合爲消瘀血然消瘀血者乃赤花之山丹非百合也蘇頌以病名百合而用百合不識其義李士材曰

亦清心安神之効耳土材能見及此而未發明此症
之機要殊缺典也

辨脾胃升降

管象黃

氣有餘便是火解

東垣景岳論相火辨

古今元氣不甚相遠說

四時皆有傷寒說

辨統

百命齋

Vertical text along the left margin, likely a library or collection identifier.



吳醫彙講卷七目錄

王鳴岡

辨脾胃升降

管象黃

氣有餘便是火解

東垣景岳論相火辯

古今元氣不甚相遠說

四時皆有傷寒說

姚德培

幼科似驚非驚辨

痘科伏毒急於悶症識

唐立三續刻

司天運氣贅言

週身經絡總訣 有小序

頭上諸脈
手經諸脈

在身諸脈
足經諸脈

臟腑中諸脈

吳醫彙講卷七

長洲唐大烈立三氏纂輯

吳門周桂思哲氏叅訂

王鳴岡

名鳳梧號牀山國
學生世居十全街

辨脾胃升降

余嘗攷治脾胃莫詳於東垣。求東垣治脾胃之法。莫精於升降。夫升降之法。易知而升降之理。難明。其在經曰。脾胃爲倉廩之官。五味出焉。蓋脾主生化。其用在於無形。其屬土地。氣主上騰。然後能載物。故健行

而不息。是脾之宜升也。明矣。胃者水穀之海。容受糟粕。其主納。納則貴下行。譬如水之性。莫不就下。是胃之宜降也。又明矣。故又曰。清氣在下。則生殮泄。濁氣在上。則生臃脹。夫清氣何。蓋指脾氣而言。不然。何以在下。則殮泄也。其濁氣何。蓋指胃氣而言。不然。何以在上。則臃脹也。是非可爲脾升胃降之一確證乎。由此而推。如仲聖所立青龍越脾等方。卽謂之升脾之清氣也。其所立三承氣諸方。卽謂之降胃之濁氣也。無不可觸類引伸。理原一貫。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考東垣所著補中益氣調中益氣升陽益胃各方。其論雖詳於治脾。畧於治胃。而其意則一臟一腑升降各有主治。顯然不可混者。其與先聖之理。又何嘗相悖。而後先輝映。足以發明千古良可師也。苟其顛倒錯施。俾升降失宜。則脾胃傷。脾胃傷則出納之機失。其常度而後天之生氣已息。鮮不夭扎生民者已。余偶讀東垣書。詳究脾胃以辨其升降之理如此。

其言與而天之主無日其命不天... 其言與而天之主無日其命不天... 其言與而天之主無日其命不天...

其言與而天之主無日其命不天... 其言與而天之主無日其命不天... 其言與而天之主無日其命不天...

其言與而天之主無日其命不天... 其言與而天之主無日其命不天... 其言與而天之主無日其命不天...

管象黃

名鼎號凝齋又號佛容世居蘇城婁門內平江路之管家園

氣有餘便是火解

昔賢有云氣有餘便是火此當專以病氣立論若元氣有不足而無有餘者也何則氣化於精精生於水穀故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饉則氣怯而倦怠若飲食適宜起居有節始得元氣充流一晝一夜正合一萬三千五百息爲人身之常度故聖人御氣如持至寶非以氣之易於不足乎自夫風寒暑濕燥火六淫之氣外侵營衛經府阻塞正氣流行出入之道遂致

腠理閉塞胸腹痞滿二便不通種種顯病氣有餘之象而元氣已形內餒之機醫者但當察其所因如風則用和寒則用汗之類卽不致化火而元氣復矣若治不中要病氣留着則六者皆可化火卽熱病爲傷寒之類而病機十九條屬熱者多是也故曰氣有餘便是火卽七情之病亦莫不然如喜太過則喜氣有餘而心火熾怒太過則怒氣有餘而肝火炎此尤當從臟氣之陰陽虛實而調劑之若執是說以往不曰破氣降氣卽曰清火瀉火吾恐少火生氣一傷則俱

傷一敗而難復非衛生之道也豈古人立言之旨哉

東垣景岳論相火辯

東垣曰相火者元氣之賊也丹溪述之景岳非之論曰情欲之火邪念也邪念之火爲邪氣非相火之所爲也二家之說俱有詞障夫相火者腎中之真陽稟自先天爲人生之根本云爲動作賴之以立衰則病息則死老子曰一生二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靜而生陰陽是相火一人身之太極也太極不能無動然動而有節卽是少火以生氣動而無制則爲壯

火以害氣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實一相火之所爲
豈得另有邪火也故人之喜怒愛懼不過五藏之本
志男女大欲則又萬物之化醇是皆天地間經常之
理原不至於傷生惟狂蕩無節斯爲害耳然相火旣
定位於下焦蒸騰發育夫能使之理勝而安欲勝而
危者則惟一心故心爲君火經曰君火以明相火以
位又曰主不明則十二官危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
也大學正心釋氏降伏其心養生者善治其心則推
而極之爲聖賢爲仙佛守而持之康寧壽考若舍君

而言相無怪乎或爲元氣之賊或爲生氣之本意旨
岐趨則瀉火補陽爭門角立黨同伐異欲爲闡發前
賢恐先與經旨相謬

古今元氣不甚相遠說

五方風土異宜古今元氣不同醫林每奉此二語爲
治病立方之要旨以爲西北高燥多寒東南卑濕多
熱高燥則筋骨勁強卑濕則肌肉柔弱此分形勢之
剛柔非以判本原之強弱故內經異法方宜論五常
政大論聖人早爲詳言之至古今元氣不同則愚竊

有說焉皇古之世壽稱千百薦紳先生難言之或者
書缺有間未足徵信歟尚書載自帝堯以來則皆彰
彰可考所謂元氣之厚薄必徵諸壽數之短長故古
人之元氣不可見而古人之壽數有可稽唐虞三代
已不聞有數百歲之人觀之孔顏允明驗也仲師挺
生於漢爲製方之祖其用藥也不啻數倍於今由其
察脉真審證確任使精專一湯日作數服病愈或不
終劑蓋有是病必用是藥去疾務盡斷斷然也然非
謂漢時氣厚則可也古者以百歲爲上壽七八九十

者爲老遞降而天殤自漢迄今果有異歟蓋至誠無
息天地之體未有久而漸薄之理惟天地無心於造
物人稟天地之氣以生者原各得此百年之用而修
短不齊者人自有其厚薄耳今古一轍也不然軒岐
垂教長沙祖述豈專爲一方一代而言哉若謂今之
人稟氣日薄則善乎徐泗溪有草木之性隨之亦薄
之論此又不移至理也自元氣不同之說行羣以古
法不宜於今麻桂慮其亡陽薑附畏其劫陰柴葛以
升而代之硝黃以厲而製之卽偶然一用不過數分

病則猶是也藥則不及矣安能奏效乎因是邪不去正立亡始之以謹慎愛之者終之以因循害之也故愚以爲學者當專務審證辨脉旣得證因之本幸勿拘元氣不同之見當宗古人用藥而稍減之矯今人立方而增重之庶幾病氣速除生機不息矣鼎也學識淺陋有志未逮書此以俟之

四時皆有傷寒說

三陽傷寒俱有表證至於三陰旣無表證可據而又不必一日太陽二日陽明循經而傳卒然直中無拘

太少今試有人卒然患得三陰條脉證醫者診視將不知目爲何病無論治之也故有謂南地無傷寒者非無傷寒實有之而難於識難於治也寒者天地之一氣傷寒者舉一以名書一百一十三方果皆治寒之劑哉猶魯史錯舉四時而名春秋也竊謂傷寒一證不特霜降以後春分以前有之卽三時皆有之不過因時易名春溫夏暑其證治已全其於三百九十七法中在學者能通其變耳是傷寒實備六氣之治厥後或專論溫熱或專主三焦或主心營肺衛要不

過傷寒中之一氣一經未足以窺全豹也讀書貴在
參悟不可如小僧縛律如邪中三陰不必皆寒故三
陰亦有熱下證直中三陰多兼內傷故三陰每多溫
補證又况外感不出六經內傷無過五臟然則傷寒
一書并可以概雜病何時何地無之哉溯心源於長
沙當必沉潛反覆於其書猶必詳審於無表證之治
則宮墻雖峻庶幾可窺

姚德培

名本厚號芬溪
世居圓妙觀東

幼科似驚非驚辨

幼科驚症自喻氏以食痰風驚四字立名大剖從前
之訛實爲確論葉香巖亦宗之然更有未盡者近多
冬令氣暖失藏入春寒溫間雜小兒吸受其邪先傷
肺經起自寒熱氣麤延綿失治漸從胞絡內傳上部
雖有微汗而痰多鼻煽煩躁神蒙病家惶懼輒云變
爲驚症動用香開妄投金石以致陰液消亡熱勢愈
張正不敵邪肝風陡動漸見肢牽目竄痙閉發厥勢

多傾敗若於病未猖獗之前先以辛涼開肺繼以甘寒化熱佐以潤劑降痰兩候自能痊可此蓋溫邪陷入陰液內耗而動肝風實非驚恐致病也若誤以驚藥治之恐幼稚之舍冤不少故爲之一辨

痘科伏毒急於悶症說

痘之一症先賢立論甚詳但近時氣候變遷竟有不
同於向日者莫甚於伏毒而爲時癘壅遏初起寒熱
悠悠腰腹並無痛楚兩潮而見點亦色潤而形單並
非要害之處身熱未解得噎便通根窠雖立不易掀

發一到三朝神蒙氣喘癡點全無唇不腫而口不渴
火伏內攻迅如反掌痘未退縮卽已喘閉告竭雖多
識者進以芳香雙解大劑刼奪一無奏績亦未知之
何也已矣

四日

...

...

...

唐立三續刻

司天運氣贅言

內經氣交變大論詳言歲運六元正紀大論詳言司
天在泉而今似有不驗者何歟蓋歲運已分太少而
一歲之中再分爲五運五運之中又分主客主客之
中又分太少司天在泉再與間氣分而爲六六氣之
中又分主客是每候中必有歲運與司天在泉及主
運客運主氣客氣六者矣角徵宮商羽與風火濕燥
寒雜合於一時變化靡窮無怪執歲運之說者司天

在泉不驗執司天在泉之說者歲運不驗執五運六氣之說者歲運與司天在泉皆不驗幾疑古聖賢書爲不可盡信矣不知五運六氣經文雖逐一分言而未及合叅之理然天元紀六微旨二篇論至天符歲會則叅合而言如天符乃歲運與司天相會奉天行令而主半年譬之相輔也故曰執法也故中其病者危而速也歲會乃歲運與年辰相會猶爲平氣而主一年譬之方伯也故曰行令也故中其病者徐而持也至於太乙天符則司天歲運年辰三者會合偏盛

極焉故中其病者暴而死也吾儕在醫喻醫如一方
中純寒純熱其性自偏服之未有不驗者其非天符
歲會之年五行錯雜猶之一方中苦辛相制寒熱雜
陳則氣味皆輕自不覺其利害耳天符歲會如此可
知五運六氣亦須叅合以類推矣內經未言及此者
提其綱而畧其目也然余更有說者經言中執法者
其病速而危中行令者其病徐而持中貴人者其病
暴而死曰中曰其乃指偏勝之時卽中此偏勝之邪
於是其病如斯非泛言其年得病無論風寒暑濕燥

火一槩如此斷也况偏勝之時雖必有其邪亦非舉世之人而盡中之也或起居不慎或寒暖失宜凡屬外感皆然再壯者氣行則散怯者着而爲病則是中其邪者本非常有何謂經文之不驗耶愚意以爲運氣之說如此抑更有釋天符太乙之說者謂非一年之病皆然當以得病之一日爲言如戊子日亦稱天符戊午日卽爲太乙似乎近理而與中其二字究隔一層仍當作值其日而中其邪或合以其年其日而中其邪如此推之竊謂斷無不驗者

週身經絡總訣

有小序

治病須分經絡古人以經界喻之猶夫射之的御之
範也靈樞經脈一篇爲我醫所必讀惟是其文參差
繁複習者苦之東垣編爲歌訣 國朝汪訒庵更爲

諧暢可謂記誦無難矣惟是熟此經脈於逐經之起
止循行雖已了了而人之身體每一處有兩三經或
四五經錯綜循及者皆散見於各經之下臨證倉卒
未免或遺烈不揣愚陋竊以人身自巔至足凡十二
經絡行及之所彙而輯之再奇經八脈除帶脈及陰

陽維躄皆簡明易曉可無纂輯外其衝任督三經亦
爲摘入倣四六之體編爲俚句而不拘拈對不嫌粗
俗惟求便於記誦俾人之身體四肢一云某處便識
爲某經某絡實爲臨證辨經分經議治之捷徑但不
敢曰熟此總訣竟可置經文而不讀也譬之本草綱
目旣已按藥而治病復有本草類方爲之按病以集
方二者縱橫爲用尤爲心目瞭然耳

頭上諸脈

蓋聞手之三陰從臑走手

手太陰肺少陰
心厥陰心包

手之三陽

從手走頭

手少陽三焦陽明大腸太陽小腸

足之三陽從頭走足

太陽

陽膀胱陽明胃少陽膽

足之三陰從足走腹

足太陰脾少陰腎厥陰肝靈已

逐一而分言茲乃合編而便讀膀胱之脈交於巔肝

與督脈會於巔絡腦須知膀胱督

惟欲便於誦讀故用簡字訣餘倣此髮

際循乎胃脈胃至額顛

髮際下為額顛

膽抵頭角上額者督

與膀胱

在內直上

出額者其惟肝脈

在外直出

目系連於肝脈

心之支者並繫目之內角名曰內眥小支至而膀胱

起胃經還約於其旁

小腸之支者至目內眥膀胱之脈起於目內眥胃脈起於鼻之

交頰中旁約太陽之脈下循鼻外○約一作納

目之外角名曰銳眥膽接焦

支三焦之支者至目銳小腸亦至目下為頤音拙焦膽

小腸而合至三脈俱支者兩旁為頰大小肝焦而上下夾面

橫骨為頰大腸貫頰小腸上頰肝與三焦俱下頰四脈亦俱支者小腸之支斜絡於

顴督脈至於鼻柱胃脈起於交頰即山根大腸之支挾

鼻孔而交中挾口從下齒還出挾口交人中左之右右之左上挾鼻孔至迎香穴而終

交足陽明經胃經之脈循鼻外而挾口環唇肝又環於唇

內胃又交於承漿下唇陷中胃經之脈人上齒太腸之支

入下齒頷前大迎胃脈出而膽支下頤下為頷頷前一寸三分動脈

陷中為大迎乃胃經穴領下為頤胃脈循而任脈上胃脈循頤後下廉

耳之上角焦支出而勝支至客主人穴膽出走而胃

脈過耳前上廉起骨曰客主人乃膽經穴膽脈之支者出走耳前至目銳眥後胃脈上耳前過客主

人三焦之孫脈出走客主人前靈樞云經脈為裏支而橫者為絡絡之別

者為孫此支之岐者故曰孫脈後仿此小腸與焦膽三支並入耳中膽

脈焦支繫於耳後膽支胃脈循在頰車耳下曲骨咽

有小心脾腎之脈小腸脈循咽心脈之支者挾咽脾脈挾咽腎脈至咽喉為胃

支腎脈之循二脈循肝循喉後而人咽頰肝脈循喉喉之後上

入咽頰頰咽頰一脾連舌本而散舌下腎脈挾乎舌

本胃支下在人迎結喉旁一寸五分動脈此為諸陽之會先須

大畧而陳

在身諸脈

原夫腦後爲項膀胱督脈與焦支兩旁爲頸大小腸支同膽脈肩髑骨之前廉大腸出之肩後之下爲膊

膀胱循也焦膽小腸交合於肩

會於大椎者爲肩

腎經督脈

並貫於脊脊骨兩旁第一行相去各一寸五分挾脊

肉爲脊膀胱循之而挾脊脊骨兩旁第二行相去各

三寸成片骨爲胛

音夾

小腸繞而膀胱貫至於肩前陷

下名曰缺盆焦膽胃腸並入其中是以膽脈循胸三

焦布臚

上焦兩乳中間為臚中

乳內廉乃胃經直下腋之中分

膽經包絡

心包絡亦有直者支者之分恐辭句繁複故此處支者僅云包絡下文正脈乃用心

包二字以別之

腋下為包絡之過心直下而肺橫出脇裏為

膽脈之循心包出而肝經布脇骨之下為季脇須識

膽經之過臍下四寸為中極當知任脈之起

任脈起於中極

之然任脈當臍衝胃挾臍脾脈入腹胃支循腹肝

脈上抵乎小腹膽胃出入於氣街

臍下毛際兩旁動脈為氣街一名氣

衝乃胃經穴

膽繞毛際

曲骨之外為毛際

肝環陰器此在身軀之

脈所當臚列而明

臟腑中諸脈

其在臟腑之脈太陽與少陰為表裏

手太陽小腸少陰心足太陽膀胱

膀胱少陰腎

少陽與厥陰為表裏

手少陽三焦厥陰心包足少陽膽厥陰肝

陽明

與太陰為表裏

手陽明大腸太陰肺足陽明胃少陰腎

凡此六經脈皆

互絡手足同然無煩詳贅

如肺脈絡大腸大腸脈絡肺之類十二經皆倣此

更有肺之一臟心直上而腎直入胃之一腑肝脈挾

而肺小循

肝脈挾胃肺脈還循胃口小腸之脈抵胃

心有腎支之絡肝有

腎經之貫脾支又注於心中肺脈自起於中焦心下

有膈淮膀胱為無涉十有一經皆上下而貫之

心下膈膜

遮隔濁氣不使上薰心肺惟膀胱之脈挾此屬臟腑
脊抵腰中入循膂絡腎屬膀胱故不貫膈

手經諸脈

論乎肩肘之間乃號為臑音柔俗名大臂臑之內廉有三肺

循前而心循後包絡恰循乎其間臑之外廉有三小

循後而大循前三焦乃循乎其外臑下為肘三焦上

貫內廉尺澤包絡入之包絡之支者入肘內陷中尺澤穴肺則下於

內前心又下於內後肺脈下肘中心脈下肘內惟肺脈行前心脈行後心包行其中

間為小腸出於內側兩筋大腸入於外廉肘下為臂

包仍在中即上文支者大循上而小循下心脈仍循內後

廉上骨下廉之內仍循肺脈臂外兩骨之間還出三

焦肺入寸口而循魚際關前動脈為寸口大指後肉隆起處為魚魚際其間穴名

心抵銳骨而入後廉心脈抵掌後銳骨之端入掌內後廉包絡直入於

掌中從曲澤行掌後兩筋之間橫紋陷中入掌中三焦仍循平表腕大腸

出於合谷而上入兩筋之中合谷俗名虎口大腸經穴小腸循於

外側而出腕下之踝循手外側上腕出踝中踝音華上聲腕外兌骨肺脈出

於大指包絡出於中指次指為肺支腸脈之交肺脈支

者直出次指內廉出其端四指為包孫焦脈之接三

大腸之脈起於次指之端

焦又上出小次之間小指為心脈小腸之接所謂手
經大畧如斯

足經諸脈

至如尻上為腰膀胱脈抵

背脊下橫骨為腰

腰下為臀膀支

貫之兩旁捷骨之下各髀樞而膽橫膀過

一名髀厥膽脈橫入

髀厥中膀胱之支者過髀樞

前面氣街之下號髀關而胃經直下

股之內廉前廉脾而後廉腎又肝脈內循於股陰股

外為髀後膀支而前胃脈

髀前膝上六寸起肉為伏兔胃脈抵之

又膽

脈下循於髀陽

循髀外行太陽陽明之間

是以挾膝筋中為臄

即膝

蓋骨仍屬胃經之直下而膝內脾經內前膝外膽脈外

膝後曲處為膈還是膀支之直入而腎出肝上俱在

丙廉腎脈出膈內廉脾腎上於膈內膈足肚也二膀膈上膈內廉

支貫於膈外從膈中下貫膈膽下於外輔骨前而直

抵絕骨之端髀骨為輔骨外肝斜於脛肱內側而胃

循脛外之廉內踝有脾前腎後之分外踝有膽前膀

後之別跟上兩旁大指節後為核骨脾經脈過足外

側骨為京骨膀脈支循腎入跟中胃膽循跗跗上廉

乃肝經循處足心中有腎脈斜趨湧泉大指甲後屬

膽支肝脈之交大指內側爲胃支脾脈之接中指內
外分胃直胃支之入四指之間又膽經直入而終膀
支至於小指之外腎脈起於小指之下足經之脈又
如此也

出也

此小前之本神淵味今小前之名取益之類
公前出之之人而益之則文觀之益入而益
又前則文之大益神神益神益神益神益神

吳醫彙講卷八目錄

朱應皆

木鬱達之論

頤毒頤字辯

方藥等分解

楊存耕

保護元陽說

楊立方

讀傷寒論附記

屠彝尊

論白痞

李純修

爛喉痧論

祖鴻範

爛喉丹痧治宜論

陳元益

痧疹今昔不同治法亦異說

辯活人書婦人傷寒之說

唐立三 再續

攝生雜話 計八則

[Faint vertical text columns,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惠世

再

吳醫彙講卷八

長洲唐大烈立三氏纂輯

門人顧豐來吉氏校訂

朱應皆

名升恒號玉田國學生住宋仙洲巷

木鬱達之論

內經云木鬱達之古來註釋者以達爲宣吐又云用柴胡川芎條而達之愚謂此不過墮文訓釋而於達之之意猶有未盡然也夫木鬱者卽肝鬱也素問云治病必求其本而鬱症之起必有所因當求所因而

治之則鬱自解鬱者既解而達自在其中矣矧木鬱之症患於婦人者居多婦人情性偏執而肝病變幻多端總宜從其性適其宜而致中和卽爲達道彼若吐若升止可以言實未可以言虛也今人柔脆者恒多豈可槩施升吐哉其餘火土金水四鬱古人之註釋雖於經義未必有悖然亦止可以言實止可以言外因未可以言虛未可以言內因也蓋因鬱致疾不特外感六淫而於情志爲更多調治之法亦當求其所因而治之則鬱自解鬱者既解則發奪泄折俱在

其中矣因者病之本本之爲言根也源也君子務本
本立而道生可師也

頤毒頤字辯

按時病之後多有發頤毒之症然古人又有云遺毒
者愚謂當以此遺字爲正蓋遺者遺留也謂餘邪未
盡遺於經絡以致榮氣不從逆於肉理乃生癰腫也
頤者但以部位相近而言也然今之患者發於耳下
爲多兩頤甚少按耳下者少陽之部也三陽以少陽
爲樞是餘邪從樞而出也兩頤者少陰之部也三陰

以少陰爲樞是亦餘邪從樞而出也病在三陽發於耳下病在三陰發於兩頤此一定之理也張石頑云過用發散引邪泛濫而頤毒多有延及膺脇肘臂如流注者則去頤益遠尙可謂之頤毒乎

方藥等分解

嘗讀古方每有藥味之下不註分兩而於末一味下註各等分者今人誤認爲一樣分兩余竊不能無疑焉夫一方之中必有君臣佐使相爲配合况藥味有厚薄藥質有輕重若分兩相同吾恐駕馭無權難於

合轍也卽如地黃飲子之熟地菖蒲分兩可同等乎
天真丹之杜仲牽牛分兩可同等乎諸如此類不一
而足豈可以各等分爲一樣分兩哉或曰子言是矣
然則古人之不爲註定而云各等分者何謂耶愚曰
各者各別也古人云用藥如用兵藥有各品猶之將
佐偏裨各司厥職也等者類也分類得宜如節制之
師不致越伍而譁也分者大小不齊各有名分也惟
以等字與上各字連讀其爲各樣分兩意自顯然今
以等字與下分字連讀則有似乎一樣分兩耳千里

之錯失於毫釐類如是耳窺先哲之不以分兩明示
 後人者蓋欲令人活潑潑地臨證權衡毋膠柱而鼓
 瑟也竊以為古人之用心如此不揣愚陋敢以質諸

高明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楊存耕

名泰基字覲宸號勉齋生於乾隆丁卯列
成均厯闈試業儒係丙戌狀元張酉峯門

人業醫係葉天士徒係鍾南紀門
人住間門外資福橋存耕其堂名

保護元陽說

聖人作易爻先一畫是元陽爲萬物資始神變化合
太和所以彖詞獨稱其大耳讀仲景傷寒首論太陽
以桂枝湯爲方祖誠一法立而諸法已悉具亦此經
治而他經可不傳無論太陽篇內輒用桂枝卽陽明
表未解尚宜桂枝少陽柴胡症每合桂枝至於誤下
腹痛桂枝加芍藥桂枝加大黃等湯乃屬太陰矣若

夫少厥二陰風熱痰壅有半夏散及湯發表溫中有
當歸四逆液涸用復脈法虵動用烏梅丸凡此不以
桂枝命名者而不離夫桂枝可知仲景意不特陽
經宜用卽陰經亦常兼顧及陽也再參金匱開卷論
臟腑經絡次章治瘧必先列括萋桂枝其餘各症以
桂枝法加減者復不勝枚舉此非始終體乾行健教
人以保護元陽哉近來風氣畏溫熱而喜寒涼每見
元虛濕溫風溫等症舌白渴不欲飲者亦有用犀角
地黃竹葉石膏葷病本在氣分或反引入血分或胃

敗不納呃逆泄瀉輕病重重病死深爲扼腕試觀大
易以陽剛喻君子以陰柔喻小人若使陰道長則陽
道消何以輔相裁成躋斯人共登壽域以方位論五
穀利在東南以歲時論百卉敷榮春夏由此推之天
包乎地氣先於血元陽實生生之本亟宜保護醫當
活潑潑地雖不必偏熱而斷不可偏寒也明矣彼丹
溪陽常有餘陰常不足之說故景岳非之

洞見本源

江叔齋跋

古人云不知易者不足以言醫此論以易理闡明

步醫真論 卷八
醫理而以護陽立說并論及仲聖用桂枝諸方皆
從護陽起見誠爲確論蓋陽氣一分不盡則不死
人能保護元陽則太和之氣充滿於身熙熙皞皞
共躋春臺矣易以陽喻君子吾於楊君亦云然

繆松心識

以儒理通醫理故其指遠以易理通傷寒金匱之

理故其辭文

年姻家眷弟葉元符拜讀

講易講醫三墳一理

受業門人程清泰百拜誌

楊立方

名曰恒住
城中平橋

讀傷寒論附記

嘗謂長沙之論謹嚴之中皆活法也天之氣化不一
有主氣有客氣人之臟性亦不一有陰臟有陽臟春
溫夏熱秋燥冬寒四時之定位也厥陰風化爲初之
氣少陰熱化爲二之氣少陽火化爲三之氣太陰濕
化爲四之氣陽明燥化爲五之氣太陽寒化爲終之
氣六節之常度也故寒必傷於冬而溫與熱必在於
春與夏此其大較也然而以五運言之則土運金運

之遷代無常以六氣言之則司天在泉左間右間之
加臨各別益之以勝復之理太過不及之數於是乎
春夏亦有傷寒隆冬非無溫病所謂非時而有其氣
不可膠於節候之常素問曰至高之地冬氣常在至
下之地春氣常在靈樞曰以一日分爲四時日出爲
春日中爲夏日入爲秋夜半爲冬皆是以活法言之
說者於傷寒必主冬月於桂枝麻黃三陰諸辛熱劑
必主冬月之傷寒而不可用於春夏之時拘泥時令
於變化之理得毋有未備歟通天篇曰有太陰之人

少陰之人太陽之人少陽之人陰陽和平之人及夫
五五二十五人之政本臟篇又言二十五變昔夏英
公有異稟臥卽身冷如僵常服仙茅鍾乳硫黃莫知
紀極小吏竊食卽發疽死而太陽之人則飲啖生冷
而不知節恣情房室而不加疲此其陰陽之反何啻
天淵是故有從化之說從者天之氣也化者臟之性
也陰臟者多寒陽臟者多熱所謂陰從陽化陽從陰
化熱從寒化寒從熱化亦皆以活法言之而尤不可
泥於溫涼寒燠之常也夫以運氣主客之殊加以以

臆腑陰陽之別其病遂千態萬狀而莫可窮詰仲聖
述軒岐之蘊廣湯液之用約之以三百九十七法一
百十三方而金匱不在其數其立法之妙爲治之活
於主客陰陽之變莫不融貫是在乎用之者之神而
明之耳後之論足經論卒病論三綱論六氣論傷寒
卽雜證之一紛紛聚訟返而求之仲聖之書其活潑
潑地者固無乎不包也故治病須用活法

屠彞尊

名暉號疎村國學生浙江烏程縣人僑寓平江

論白痞

白痞一症攷古方書無專條論及間有在癍疹門中發明一二究未能盡其底蘊今溫熱證中每多發出如糶如粟色白形尖者謂之白痞有初病卽見者有見而卽愈者有見而危殆者有病經日久癍疹已見補瀉已施之後仍然發此而愈者泛稱時氣所致殊不知致病之由旣異治療之法不同不可不與癍疹詳辨而審處之也蓋傷寒傳經熱病汗出不徹邪熱

轉屬陽明多氣多血之經或由經入府受熱蒸灼營
傷血熱不散而裏實表虛熱氣乘虛出於膚腠故稀
如蚊跡稠如錦紋者爲癰紫黑爲胃爛而不治也時
行風熱之氣侵入肺虛血熱之體失於清透傷及手
太陰血分乘虛出於皮膚如沙如粟而色紅瑣碎者
爲癩或歲當火運復感時厲之毒卽咽痛而成丹痧
及爛喉痧之類爲最劇者也至於白痞一症則溫熱
暑邪病中必兼濕爲多蓋伏氣之發本從內出然必
因外感及人身素蘊之濕與外觸之邪互相蒸發上

甚爲熱初病治法設不用清透滲解則肺爲熱傷氣
從中餒不能振邪外解執漸陷於營分轉投清營滋
化熱勢稍緩而肺氣亦得藉以自復所留之濕仍從
上焦氣分尋隙而出於是發爲白痞以肺主氣故多
發於頤項肩背胸臆之間白爲肺之色光潤爲濕之
餘氣至此而邪始盡泄也甚有幾經補瀉之後病仍
不解忽然發此而愈者以其人之氣液內復邪自外
透故不治亦愈也若其根本已虛無氣蒸達多有延
爲衰脫者故此症以元氣未漓色潤晶瑩有神者爲

身醫言論 卷八
吉枯白乏澤空殼稀散者爲氣竭而凶摠以形色之
枯潤卜其氣液之竭與否也大抵此症在春末夏初
暑濕之令爲甚秋冬則間有之要不出乎手經受病
仍從手經發泄不比足經之邪可從下解也夫肺爲
主氣之藏氣旺則邪從外解上泄而病愈氣衰則邪
正並竭雖發必朽白無神而難治觀內經暑與濕同
推仲聖痲濕暍合論益知暑熱溫邪症中多夾濕邪
更無疑矣一隙微明以俟高賢正之

李純修

名基德號雲浦國學生住齊門外蠡口

爛喉痧論

爛喉痧一症古書不載起於近時而并易傳染治之者每謂太陰陽明二經風熱之毒而至爛之由亦不可不詳察也譬之於物以盛火逼之祇見乾燥而不知濕熱鬱蒸所以致爛耳此症凡風熱者治宜清透濕熱者治宜清滲痰火凝結者治宜消降蓋邪達則痧透痧透則爛自止矣若過用寒涼勢必內陷其害可勝言哉夫症有可治有不可治口中作臭者謂之

回陽其色或淡黃或深黃者此係痰火所致皆可治
之症他如爛至小舌者鼻塞者合眼矇矓者并有元
氣日虛毒氣深伏色白如粉皮樣者皆不可治之症
也總之因天地不正之氣感而受之故體有虛實之
不同卽症有重輕之各異耳其餘喉症痧症古人言
之詳矣槩不復贅

祖鴻範

名世琛號小牝
住海紅坊巷

爛喉丹痧治宜論

夫丹痧一症方書未有詳言余究心是症之所來不外乎風寒溫熱時厲之氣而已故解表清熱各有所宜治之得當愈不移時治失其宜禍生反掌無非宜散宜清之兩途也其症初起凜凜惡寒身熱不甚並有壯熱而仍兼憎寒者斯時雖咽痛煩渴先須解表透達爲宜卽或宜兼清散總以散字爲重所謂火鬱發之也苟漫用寒涼則外益閉而內火益焰咽痛愈

劇潰腐日甚矣不明是理者反云如此涼藥尚且火勢勃然不察未散之誤猶謂寒之未盡於是愈涼愈遏以致內陷而斃者有之或有云是症專宜表散者余謂所見亦偏前所云寒熱之時散爲先務俾汗暢而丹痧透發已無惡寒等症至此則外閉之風寒已解內蘊之邪火方張寒涼泄熱是所宜投熱一盡而病自愈矣若仍執辛散之方則火得風而愈熾腫勢反增腐亦滋蔓必至滴水下咽痛如刀割間有議用清涼者乃以鬱遏誹之炎熱燎原殺人最暴此偏於

散而謗匪清者之爲害也彼言散之宜此言散之禍
彼言寒之禍此言寒之宜要惟於先後次第之間隨
機權變斯各中其窾耳再此症愈後每有四肢痠痛
難以屈伸之狀蓋由火爍陰傷絡失所養宜進滋陰
非同痺症此又管窺之所及敢以質之高明

陳元益

名昌齡號半帆
國學生住北濠

痧疹今昔不同治法亦異說

夫痧之與痘同一胎毒也而有府藏之分焉其發也亦有出遲出速之異以伏藏之地有遠近也第痧之一證古人治法惟以升麻葛根湯爲祖劑芫荑酒之外治而已其有風寒外束內毒難出而喘急者麻杏石甘湯主之若夫輕淺之證竟有不必延醫自用櫻桃核粗草紙棉紗線煎湯飲之而愈者卽其發也不過周時而透透之後亦僅二三日而自愈矣今之痧

也則不然有二三日而方透者有四五日而終未透者或身肢雖達而頭面不透咳聲不揚喘逆氣粗悶伏危殆者又有一現卽回旋增喘促狂躁悶亂謂之隱早者更有痧雖外達而焮紅紫滯或目封或皆赤譎語神昏便秘腹痛或便泄無度種種熱盛毒深之象以向來痧疹門方治之無濟仿治痘之法先以紫雪芳透於前繼以犀羚芩連丹地石膏人中黃大劑清涼解毒始得轉重爲輕易危爲安或有病深藥淺而至於危變者幾同痘瘡有順險逆之別嗟嗟同一

痧也何今昔不侔若此耶揆其所以然大率邇年來
種痘盛行胎毒未得盡泄借此痧症以泄其毒者有
之抑或近來時厲之氣甚於昔日以致症之險重者
有之要在臨此證者無執前人之治因時制宜因證
立方圓機活潑勿以痘重痧輕而忽之庶無愧爲司
命矣

辯活人書婦人傷寒之說

嘗讀朱肱活人書云婦人傷寒治法與男子不同舉
男子調氣女子調血以爲大畧似補前人之未及然

愚謂此說未可一槩論也夫長沙張氏醫中之聖也
其著傷寒論原爲卒病而設故又謂之卒病論卒病
者宜舍本而治標故一百一十三方皆男婦共用卽
熱入血室亦用小柴胡湯婦人之陰陽易亦用燒裊
散自有活人書創立婦人治法異于男子之說後人
宗之者多矣不思仲聖之方早合氣血爲一致今試
以藥攷之其立法用意自躍如也卽如桂枝芍藥固
營而閉衛非血藥乎麻黃防風雖謂之發汗本治乳
子餘疾非血藥乎白虎小柴胡中知母則治腎柴胡

則調經皆氣中之血藥也當歸地黃固不必言卽白
木人參人皆以爲氣劑而本草言能利腰臍間血可
知亦爲血藥也大抵用之在陽便爲氣藥用之在陰
便爲血藥總之傷寒一證皆爲營衛受病耳何必分
男先調氣女先調血耶雲岐張氏好古王氏皆以朱
氏之說爲治雜病之常法誠所謂自具慧眼而不爲
前人所惑者也

本仲聖以論傷寒治法由正路也中幅詮疏氣血
陰陽尤妙獨開生面斯可謂用古而不泥古者乎

今而後讀活人書者當知所擇矣

西疇顧業師評

唐立三 再續

攝生雜話

命門真火藏於兩腎之中性門真水藏於一心之內
人但言命門真火而不參究性門真水何也因真陽
之火能生真陰之水故也殊不知性命相生水火不
可以一息不交天一所生之水爲我生身之始水中
能生真火人皆未究況保真陰之水則真陽之火常
存而不散若真陰一衰則真陽無附飛揚上越變爲
邪火能返涸真陰之水豈不危哉

火性本燥烈發揚而腎中相火偏職閉藏水性本柔弱蟄藏而心精三合獨主清利則知性以位變水火本無二氣噓氣卽有水陽化陰也蒸水卽有氣陰化陽也燈因膏而不滅陽依陰也水因火而不冰陰依陽也相需如此可以知其情性矣

補心氣益心精而不見効者則知命門火衰腎水不足何也命門之火卽心火之根腎水之精卽心精之源心無水則孤火上逆腎無火則寒水下凝水弱火炎則肺金受尅陽焰飛揚於上焦而生欬喘咯血等

病下虛則上盛也火弱水剛則肝木失養濁陰凝結於下焦而生癰閉壅腫精寒等病上虛則下實也水火兩平陰陽斯無偏勝

脾之權在腎胃之權在心自下而上水滋土自上而下火生土也脾土屬陰生於相火而健行不息胃土屬陽傳道於大腸而容受無窮總在主納之腎於是土以火生也脾虛則胃滯而不食脾實則胃運而能食總在主出之肺於是氣機流動也故凡治脾胃當以調肺氣交心腎爲先

人身之痰最能爲害勢湧如潮勢衰如汐風寒濕燥
隨氣而生體實體虛隨人而致濁則濃清則稀五藏
六腑無盛痰之所上下升降無時而定又與正氣不
兩立殆猶天地間陰雲瘴霧耳

週身氣血無不貫通故古人用鍼通其外由外及內
以和氣血用藥通其裏由內及外以和氣血其理一
而已矣至於通則不痛痛則不通蓋指本來原通而
今塞者言或在內或在外一通則不痛宜十二經絡
藏府各隨其處而通之若通別處則痛處未知而他

處反爲掣動矣

補戒急授而驟壅伐戒亟奪而峻利用之不當皆能
致害故攻熱失宜熱未去而寒復作寒熱各踞於其
所反致溫涼並禁良醫莫措矣攻寒亦然

人但知冬不藏精者致病而不知夏不藏精者更甚
焉嘗見怯弱之人而當酷暑每云氣欲悶絕可知中
暍而死者直因氣之悶絕也夫人值搖精恒多氣促
與當暑之氣悶不甚相遠經曰熱傷氣又曰壯火食
氣余故曰夏令之炎威甚於冬令之寒苟不藏精壯

者至秋而發爲伏暑怯者卽中暍而死